



天马西来与元代天马歌咏*

张建伟

摘要: 天马之名起自汉武帝通西域所得大宛马,对天马的追求和神化体现了武帝对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的渴望。天马成为帝王与文人的情结,不断得到歌咏。天马西来代表着国力强盛,西域畅通。元代天马诗盛行,反映了文人对王朝国力强大、四夷宾服的歌颂,也是元代对外交流繁盛的反映。天马成为丝绸之路的标志,天马诗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关键词: 天马诗;域外交流;元代文学;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1)02-0109-06

追求天马起自汉武帝,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史实考证、造型艺术等方面。周士琦《汗血马小考》(《文史杂志》2002年第2期)考证了汗血马的得名;王淑梅、于盛庭《再论汉武帝〈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乐府学》2010年刊)提出,《史记·乐书》所载《西极天马歌》本为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为得乌孙马而作,太一天马绝非渥洼水马,而是余吾水马,《太一天马歌》应作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相关论文还有张跃进《“天马”小考》(《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刘兆云《汉武帝〈天马歌〉纵横谈》(《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王立《汗血马的跨文化信仰与中西交流——〈汗血马小考〉文献补正》(《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高淑平《试论汉武帝“天马诗”的文学成就与社会意义》(《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王淑梅、于盛庭《〈天马歌〉考辨与〈史记·乐书〉的真伪》(《乐府学》2015年第2期),朱秋德《李白〈天马歌〉所据汉天马诗赋考辨及其他》(《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

集》)等。

元代天马诗的研究未受到应有重视,目前仅见3篇论文:刘宏英《元代诗文中的天马集咏》(《北方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重点分析了程钜夫、刘诜、揭傒斯、许有壬、周伯琦等人的作品;高林广《上都天马歌之民族文化与文人心态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以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拂郎国遣使至元上都进献天马为中心,指出天马歌对贡马的体貌、形态、精神气质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并渲染了马的“神性”,凸显了天子圣德、远裔归化的主题,最终锻造了天马深沉、浓郁的文化品格;刘嘉伟《元代“拂郎献天马”同题集咏刍议》(《晋阳学刊》2016年第2期)认为,元代“拂郎献天马”同题集咏的作者身份多元,诗作显示出盛世心态与和雅诗风,既有对马的赞颂,也有多元感情的抒发。与天马诗有关的研究还有叶新民《元代中国与欧洲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周朗〈天马图〉小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文章认为,至正二年拂朗国使节到上都献

收稿日期:2020-0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北疆纪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ZDA2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建伟,男,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献与文化研究。

马,元顺帝命周朗绘制《天马图》,这幅画与(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朝和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对天马缺乏贯通性的研究,天马的得名、帝王与文人的天马情结、天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值得探讨。本文拟从天马之名的考证入手,分析其文化内涵,进而以元代天马诗为例,阐发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一、天马考

天马之名起自汉武帝时期,《史记·大宛列传》: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1]3170}

汉武帝以《周易》占卜,获知“神马当从西北来”,先得乌孙好马,名之天马,后得大宛汗血马,又将天马之名改属大宛汗血马。

然而,根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最早得到的是渥洼(在今敦煌)神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马生渥洼水中”^①。不过,武帝更看重的是“大宛汗血马”,那么,这种马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原的呢?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1]3170}乌孙献马在张骞死后,即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之后。《大宛列传》在记述武帝派使者求大宛马之后载“是时汉既灭越”^{[1]3170},据《汉书·西南夷传》,西汉征伐南越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乌孙马与大宛马先后进入中原当在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110年之间,结合武帝元鼎四年秋得到渥洼马,则上限当在公元前113年^②。

综上所述,武帝获取天马的次序为:公元前113年秋得渥洼马,之后乌孙献马,最后得到大宛马,并且不断派使者征求,时间当在公元前110年之前。

武帝最喜爱的天马来自大宛。史载大宛“多善马”,《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

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1]3170}天马,又有汗血马之称,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颜师古曰:“蹋石者,谓蹋石而有迹,言其蹄坚利。”^{[2]202}

为了求得大宛马,武帝不断派出使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1]3170}为了达到目的,武帝甚至使用武力。《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级,获得汗血马,作《西极天马之歌》。

在古代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汉武帝好大喜功,酷爱战马,他追求天马就成为必然。因此,西域天马进入中原,主要体现了汉武帝作为皇帝对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的渴望。

二、古代帝王与文人的天马情结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着即为定例。”^{[3]489《促织》}更何况天马乃天子所爱,因此,天马、神马成为时代之追求。渥洼马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1]1178},作《太一之歌》,伐大宛得千里马,武帝命人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1178}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朝杀掉大宛王获取宛马时,作《西极天马之歌》,曰: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倏恍,精权奇,策浮云,晻上驰。体容与,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2]1060}

“太一况,天马下”,师古曰:“言此天马乃太一所赐,故来下也。”“策浮云,晻上驰”,苏林曰:“言天马上蹶浮云也。”“体容与,逝万里”,师古曰:“言能厉渡万里也。”^{[2]1060}诗歌中的天马极为神奇,它为上天所赐,能上蹶浮云,下渡万里,除了龙之外,无可匹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踈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2]1060-1061}

应邵曰：“闾阖，天门。玉台，上帝之所居。”^{[2]1061} 夸饰天马的非同寻常，除了毛色如虎，变化如神，奋摇高举外，还可以乘之往昆仑神仙世界，游览闾阖、玉台等上帝之所居。

天马被追求与神话的过程，反映了汉武帝作为一代英主，既有开疆拓土的豪情，又有好大喜功的虚荣。天马歌所唱“归有德”“降外国”“四夷服”，包含着儒家“远人服”的政治理想，但使用手段却非“修文德”^③。

汉武帝之后，欣慕仿效者代不乏人。比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记载，建初三年（78年），章帝特别赐给刘苍及琅邪王刘京书曰：“并遗宛马一匹，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4]1439} 北朝也有汉武帝的崇拜者，《魏书·董绍传》记载，“肃宗初，绍上《御天马颂》，帝赏其辞，赐帛八十匹。”盛唐的张说曾作《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其二曰：“圣王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髯鬣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5]416}

同时，历史上也不乏对汉武帝求天马持批评态度的人。当年，汉武帝得渥洼马，作天马歌，中尉汲黯曾进谏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1]1178} 使得汉武帝默然不悦。

对于求天马，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前秦皇帝苻坚将大宛进献的天马千里驹等宝物退还，并且命群臣作《止马诗》，追慕的是汉文帝的节欲俭朴，委婉地对汉武帝的铺张表示异议，被称为盛德之事^④。还有人公开批评汉武帝倾其国力求天马的做法，比如《北史·四夷传》序曰：“汉武士马强盛，肆志于远略。匈奴已却，其国乃虚。天马既来，其人亦困。”初唐人褚遂良也持有类似的意见。他说：“汉武负文、景之聚财，玩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蒲萄于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6]2736} 元人天马诗在赞扬本朝威德远布、四方进献的同时，也对汉武帝为获取天马而发动战争的行为给

予批评，比如许有壬《应制天马歌》：“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当时纪述虽有歌，侈心一启何由制。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陆仁《天马歌》：“穆王八骏思游历，汉武穷兵不多得。天马自来征有德，史臣图颂永无教。”^⑤

无论是仿慕还是批评，在人们心中，天马紧紧地和汉武帝开边拓土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一点不符合儒家修礼以待远人宾服的理念，因此汉武帝以武力求天马的行为并不被广泛认可。

不只是帝王对“天马”有强烈的追求，文人也有“天马”情结。在唐代之前，文人仅仅在诗歌中提到过天马，很少专咏天马之诗，比如阮籍《咏怀》诗其四“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代开始出现天马题材的诗歌，这和唐朝国力强盛，西域畅通密切相关。张仲素《天马辞二首》其一曰：

天马初从渥水来，郊歌曾唱得龙媒。

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残花几处开。^{[5]4139}

张仲素提到天马出自渥洼水，并描绘其神态。李白《天马歌》在对天马的形态与神奇尽情描绘之后，转入怀才不遇的感伤，天马成为期盼伯乐的备受压制的贤才的象征。

在唐诗中，天马成为汉武帝的标志之一，比如李商隐《茂陵》：“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7]552} 诗歌中也有对汉武帝武力获取天马的批评，比如周存《西戎献马》：“天马从东道，皇威被远戎。来参八骏列，不假贰师功。”^{[5]3289} 储光羲《和张太祝冬祭马步》：“今日歌天马，非关征大宛。”^{[5]1412}

宋代天马诗不多见，例如谢翱《宋饶歌鼓吹曲》提到天马，诗序曰：“宋既受天命，为下所推戴。惩五季乱，誓将整师。秋毫无所犯，为天马黄第二。”^{[8]卷一} 可见天马与国力强盛、西域是否畅通有着密切联系。

三、元代天马入贡及天马诗考论

那么，在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元代，文人是如何看待天马的？

元代接收天马朝贡不止一次，据文献记载，仅仅外国进贡就至少有三次^⑥，分别是元贞大德年间、天历年间与至正二年（1342年），应该都是拂郎国所进献。于立《题赵子昂桃花马》：“学士

当年侍武王,诏骑天马入明光。”^{[9]986}说明赵孟頫桃花马图作于元武宗年间,此天马何年所贡、来自何地不可考。这三次拂郎国进献天马考证如下:

第一,倪瓚《松雪马图为原道题》曰:“渥洼龙种思翩翩,来自元贞大德年。”^{[10]卷八}说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曾有进贡天马的事,赵孟頫还为此作画。元初的牟巘曾为《拂林天马图》题诗,他死于至大四年(1311年),他见到的“拂林天马”当为元朝初期拂林进献的,具体时间史籍失载,有可能就是大德贞元年间。

第二,张昱《天马歌》诗题下注曰“天历间贡”,天历为元文宗年号,说明当时有过进贡天马的事件。诗曰“天马来自弗郎国”,可见为弗郎国所进贡。弗郎,即拂林、拂郎、佛朗。关于拂林的具体地址,尚存争议。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提出,《新唐书》之拂林为君士坦丁堡,《元史》中的佛郎指地中海东岸欧洲人,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11]21,27}。唐晓峰认为“泛指整个通行基督教公教的欧洲地区,也可指叙利亚等地”^{[12]95}。从拂郎天马来到上都的路程看,当为欧洲地区。诗曰:“大国怀柔小国贡,君王一顾轻为重。学士前陈天马歌,词人远献河清颂。鸾旂属车相后先,受之却之俱可传。普天率土尽臣妾,圣主同符千万年。”^{[13]卷一}

第三,元代影响最大的是至正二年,拂郎国进献天马。这次事件引起了人们歌咏天马的热潮,成为诗坛歌咏的盛事。用杨镰先生的话讲,就是“元人有关‘天马’诗文,能编成一部专集”^[14]。目前可见的作品有许有壬《应制天马歌》、周伯琦《天马行》、唐元《拂郎国献天马》、叶懋《天马歌》、宋无《天马歌》、秦约《天马歌》、陆仁《题汉天马图》、杨维桢《佛郎国进天马歌》等。此外,欧阳玄有《天马颂》,揭傒斯、吴师道有《天马赞》。

除了在天马进献时集中歌咏,天马题材渗透元人的生活之中。元代天马诗的数量超越前代,甚至形成了同题集咏。刘嘉伟《元代“拂郎献天马”同题集咏刍议》认为:“集咏参与者朝野皆有,遍布四大族群、五大宗教,足见元代中国文学地图之宏阔,作家队伍构成之多元,且多元作家能关心同一问题,文化情感亲密无间。”^[15]从纵向上看,天马歌咏遍及元朝前后期,

并在至正二年达到高潮。众多诗人都关注到天马入贡这一事件,纷纷写诗歌颂,共同谱写了歌咏天马的乐章。

关于天马歌德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歌颂元朝国力强盛、天子圣德、四夷归化。杨维桢《佛郎国进天马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诗序曰:“天马歌,本古乐府车马六曲之一也,汉郊祀乐歌亦有之。然汉之得天马,或出于汉二师将军之伐宛,非德徕之。维我有元,至正圣人德被西裔,而佛郎马来,宜作歌章,光赞乐府,故作此歌。”^{[16]卷七}诗序提到的“二师将军”,当作贰师将军,指的是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级,获得汗血马。但这一举动并不符合儒家以德招抚四方的原则,汉武帝为了得到天马,不惜使用武力,元朝则不同,由于皇帝“德被西裔”,才有天马入贡的事。张昱《天马歌》同样赞美了元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

其次,描绘天马的外貌与神态。例如,陆仁《天马歌》:“崇尺者六脩丈一,墨色如云踔用白。”^{[9]1090}说天马高六尺,蹄为白色。张昱《天马歌》:“天马来自弗郎国,足下风云生倏忽。司天上奏失房屋,海边产得蛟龙骨。轩然卓立八尺高,众马俛首羞徒劳。色应北方钟水德,满身日彩乌翎黑。”^{[13]卷一}该诗说天马为黑色,有八尺高,在群马中卓然而立。朱德润《存复斋集》卷五《异域说》说:“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鬃尾垂地七尺。”^{[17]第40册,553}至正壬午,即至正二年,朱德润听到的拂郎国进献的天马也是黑色,以高大著称。三人所说马的高度不一样,应该存在想象与夸张的成分。除了写实描写,张昱还发挥想象,说天马来自天上,房屋,即房宿,象征天马。

最后,叙述天马由佛郎来元朝的过程。天马从遥远而神秘的拂郎国出发,历经数年之久,辗转海路和陆路,来到元朝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天马神奇的旅程具有传奇色彩,引发了元人的兴趣。例如,许有壬《应制天马歌》说:“佛郎国在月窟西,八尺真龙入维縻。七逾大海四阅年,滦京今日才朝天。”^{[18]卷十}月窟,是月亮的归宿处,这里指遥远之地,佛郎之远超出了元人的想象。

除了同题集咏,科举考试中还以天马为

题。庐陵人刘诩《天马歌赠炎陵陈所安》诗,即是其同情陈所安于延祐元年(1314年)以《天马赋》参加乡试落第而作^⑦。当时有不少以天马为题材的绘画,比如赵孟頫就曾为天马作画,因此,元代题天马图的诗歌大量涌现。马祖常《骏马图》、梁寅《题天马图》、戴祖禹《天马图歌》、丁鹤年《题弗郎天马图》、王逢《敬题汪氏天马图》都是这类作品。

不同于前代天马诗歌多出于想象,元代天马诗虽然不乏夸张,但多是基于写实,诗人或是亲眼所见天马,或是看图而作。

四、元代天马诗的意义

元代天马诗盛行反映了文人对天马的关注。天马入贡除了代表盛世象征外,还因为它的到来带给人们域外风物。汉代伴随天马到来的还有物产与文化交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1]3173-3174}^⑧汉代如此,元代也不例外,元代海外贸易的出口商品包括纺织品、金属器具、陶瓷等文化生活用品,进口商品有宝货、香货与药物,手工业原料及成品,金银等货币,以及包括珊瑚、象牙、槟榔、丁香、胡椒、八角茴香等几百种物品^⑨。

由于元代和域外接触与交流极为广泛而频繁,元代歌咏域外风物的诗篇并不少见。舒頔有诗《骆驼鸡行》,描绘出自域外国度的贡物——非洲特有的珍奇动物鸵鸟。除了鸵鸟,非洲的另外一种动物斑马也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元人称作花驴^{[19]海外贡花驴过}。至正二年佛朗国进贡天马,成为诗坛歌咏的盛事,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元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五《异域说》记载,延祐年间佛朗国使来朝,说他们的国家“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地有水银海,周围可四五十里”^{[17]第40册,553}。他们获取水银的方法极为神奇。天马的到来打开了元人对域外的向往与想象。

天马是如何来到元朝的呢?从天马诗中可以看出些端倪。陆仁《天马歌》曰:“佛朗之国邈西域,流沙弥漫七海隔。”^{[9]1090}弗郎国距离元朝

极为遥远,中间有重重的大海阻隔,七次渡海,历时四载才到达元朝的上都^⑩。汉武帝求天马依靠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而弗郎国进贡天马走的是海路,历时四年才来到中国,天马很可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的^⑪。马可波罗回国是从福建泉州港出发,经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即忽里模子港),经君士坦丁堡返回威尼斯^⑫。天马从弗郎国来到元朝可能也是经由这一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两汉,而兴盛于宋元,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早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为了丝绸贸易,开辟了通往东方的亚洲各国的航路^{[20]74}。中国同样积极远航南亚、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进行海外贸易。元代在之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海外贸易极为发达^[21],可以到达“南海、印度洋至阿拉伯海乃至地中海的广大海区所涉国家(地区)”^{[22]44}。13—14世纪的元朝,第一次实现了海、陆丝路的全面贯通,“中国主动开放情境下的东、西方经贸与文化交流臻于鼎盛”^[23]。在这种背景下,对海外名物的文学书写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天马’由远及天外的弗郎,七渡重洋,驾海而至中国,其充满海外风烟意味的传奇色彩,震撼了元王朝,令举国之人情绪沸腾、激荡,能亲见目睹其时盛况,是海陆‘丝路’贯通时代里,非同寻常的际遇,也是文人们叹赏不已的重要原因。”^[23]这就是元代文人天马集咏的深层原因。

天马诗到元代达到了顶点,与元代疆域广阔、国力强盛密切相关,也和蒙古民族有着密切联系。蒙古民族马上得天下,号称马背上的民族,对马的酷爱与崇拜体现在生活与艺术各个方面^⑬。“蒙元是域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即阿鲁骨马/小西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教皇赠给元顺帝的礼物是一匹骏马,此事在当时极为轰动。”^[24]这就是引发元人同题集咏的“天马”。“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工

具,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24]

在汉代陆路的基础上,元代进一步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天马成为丝绸之路的标志,元代天马诗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注释

①《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和《资治通鉴》卷十九将马生渥洼水中载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当从《汉书·武帝纪》。②《资治通鉴》卷二十将汉朝获得大宛马编入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③《论语·季氏》:“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参见《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⑤参见许有壬撰《至正集》卷十,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顾瑛辑《草堂雅集》卷十五,中华书局2008年版。⑥于立《题赵子昂桃花马》:“学士当年侍武王,诏骑天马入明光。”说明赵孟頫桃花马图作于元武宗年间,此“天马”何年所贡、来自何地不可考。⑦详见刘诜:《桂隐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⑧唐人歌咏也有这样的内容,鲍防《杂感》曰:“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⑨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三章第四节《进出口商品构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⑩陆仁《天马歌》“四年去国抵京邑”,郭翼《天马二首》其二:“四年远涉流沙道。”⑪据朱德润《异域说》,拂郎天马历经四年到达乞失密,又经过四年才渡海到达。⑫参见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收入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党宝海整理:《陈高华说元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⑬参见波·少布:《蒙古民族的马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1期;梁丽霞:《蒙古族的马崇拜浅析》,《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8]谢翱.晞发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顾瑛.草堂雅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0]倪瓒.清閼阁全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唐晓峰.元代基督教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13]张昱.可闲老人集: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杨镰.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J].文学评论,2012(2):181-188.
- [15]刘嘉伟.元代“拂郎献天马”问题集咏刍议[J].晋阳学刊,2016(2):29-33.
- [16]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七[M].四部丛刊本.
- [17]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8]许有壬.至正集:卷十[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 [19]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陈炎.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1]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J].历史研究,1978(3):61-69.
- [22]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23]邱江宁.海陆“丝路”的贯通与元代诗文的独特风貌[J].文学评论,2017(5):121-130.
- [24]刘迎胜.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马匹[N].光明日报,2018-01-15(14).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agic horse—on the Poems of Magic Horse in Yuan Dynasty

Zhang Jianwei

Abstract: The Magic Horse means the horse which are obtained from Dawan country by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The pursuit and deification of Magic horse reflect Emperor Wu's desire for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four foreign countries to serve. The Magic Horse becomes complex of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 which write many poems continually. The Magic Hors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represents th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mooth flow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poems of the Magic Horse reflect the literati's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dynasty, the praise of the foreign country's vows, and flourishing of foreign exchanges in Yuan Dynasty. The Magic Horse becomes the symbol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poems of the Magic Horse are the witn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poems of the Magic Horse; foreign exchange; the literary in Yuan Dynasty; the Silk Road

[责任编辑/周舟]